

迷園

当代情爱小说选

Dang Dai Qing Ai Xiao Shuo Xuan

天虹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B 卷

为之颤抖(1)	吴 茗
双鱼星座(43)	徐小斌
黑色生日(105)	贺 黎
晚报新闻(164)	述 平
在和平的日子里(208)	闫连科
与往事干杯(268)	陈 染
太阳很好(338)	何 顿

为之颤抖

吴 茗

上 篇

林亚芬咽气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她安静的死亡如同是一次例行公事的睡眠，方城和林亚芳根本就无从猜测。但是就在林亚芬死亡的同时，方城却确实对林亚芳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林亚芬死了，我们才会好。”

林亚芬咽气的时候，方城正附在林亚芳的身上呼呼喘息。事实上，当时林亚芬与方城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足两公里。他们的家住在南市小区，而林亚芳的独身公寓就在电台院里。方城呼呼喘息的时候，没有想到妻子会即将咽气或正在咽气或已经咽气，他

呼呼喘息的时候想的是，自己今天为什么会力不从心。现在他和林亚芳都在全力以赴，鸭绒被子早被他们踹到了地上。初春的阳光穿过窗棂，冷冷地涂抹在他们赤裸的身上——主要是方城的身上。方城的皮肉和林亚芳的皮肉一样白皙，只是方城的皮肉松懈，林亚芳的皮肉紧凑。方城的喘息声越来越急促，就好象他是辆陷于泥淖的老式汽车，正在一次次地开足马力准备冲上路面。林亚芳也很着急，她已经在临界状态下悬浮了许久，她渴望与方城一齐松弛下来。所以，林亚芳有些突兀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腰臀，她肯定是为了更好地配合方城完成冲刺。可是方城对她产生了误会，方城以为林亚芳是对他的劳而无功表示不满。方城沮丧地停了下来。

“我太笨了是吧？”方城的声音像一枚酸涩的干果。他把头垂在林亚芳右侧的肩窝里。“你真没兴趣吗？”

“我怎么能没兴趣呢？”林亚芳知道方城曲解了她的动作语言，“我很高兴。我是想帮帮你。”林亚芳抬起双手，慢慢地梳理着方城的头发。

“我行，我不用你帮也行！”方城猛地昂起了脑袋，恶狠狠地看着林亚芳微醺的眼睛。

“你别生气，”林亚芳说，“我们再来，我要让你高兴。”林亚芳翘起上身去吻方城的胸脯，她的双手也同时离开了方城的脑袋转而伸向方城的下身。“我愿意看你快乐的样子。”

方城闭上了眼睛去体会林亚芳的亲吻和抚摸。女人温热的嘴唇和手掌使他恢复了平静。“我爱你亚芳，”他缓慢地压着林亚芳又躺好了身体。“我没生气，是我自己溜号了。”方城的双手沿着林亚芳的两肋上下滑动。“十年了，你就这么陪了我十年，可出头之日却遥遥无期。”方城感受着自己的肉体和林亚芳的肉体，他没法不也想到林亚芳的肉体。他睁开了眼睛，把自己的身体撑起来一点，一字一顿地说：“亚芳，你说我们怎么才能好？”他的面孔

有些扭曲变形，略微凸出的眼睛一片茫然。

林亚芳愣愣地看着方城，她认为此时文质彬彬的方城暴露出一种无法掩藏的凛凛杀气。她不知道怎样回答。

方城说：“只有林亚芬死了，我们才会好！”

就在这时，准备重新开始的方城和林亚芳，同时听到了一阵重重的撞门声和一串尖锐的哭叫声：

“小姨，小姨，你在屋吧？我妈死了……”

当年的林亚芬的确如林亚芳所言，充满青春的活力。如今44岁的女保管员虽然重又开始了努力修饰，但她依然如同方城的母亲。当年林亚芬第一次出现在方城的面前，绝对是一个人高马大精力旺盛的漂亮女学生。当闷热的车厢里响起了一片疲惫的鼾声和含混和梦呓时，她还在专心致志地眺望窗外的夜景，就像她如今一丝不苟地点数农机工厂那间庞大仓库里的各种工具。车窗外边的夜景比较单一，只是一片漆黑，连星月都瞅不见。但这并不影响林亚芬观看，她觉得在黑暗中她依然可以看到运动。17岁的林亚芬是第一次乘坐火车。

这是在1967年10月份的京沈铁路线上。超载的客车车厢里，满是出关进京的东北学生，他们要去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林亚芬看到，在她的身前背后，激动了一两天的红卫兵们早已不再喧哗，横七竖八地站着坐着倚着躺着，像一些装载无序的蹩脚货物。行李架上，座席底下，过道中，厕所里，到处是人，人们拥塞成密不透风的一团好像趋向同一根肉骨头的蚂蚁或者归入同一窝巢的蜜蜂。那真是铁路运输史上的旷世奇观！多年以后，在林亚芬的热情再度复萌时，林亚芬兴趣盎然地翻开女儿方小卉的一本画册，她看到了一幅名为《山林女神奥丽雅得》的外国油画。她指给方城说：“这有点像我们刚结识时的那个环境。”

方城看到，油画上有无数裸体的女人纠缠在一起，她们挤挤压压，姿态各异，在山林与溪水之间，由左上角向右向下贯穿着

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二。方城认为，她们是在逃遁。他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林亚芬。他说：“我们就是这之中的一对亡命者，在逃遁的途中邂逅相遇了。”

林亚芬没有发现这是方城一贯的观点的又一种表达方式，她只是觉得方城的比喻不够恰当。他们的结识，是在迎接幸福的时刻，起码当时他们认为他们是在靠近幸福，因为北京和毛主席都是幸福的化身。于是林亚芬用自己的想法反驳了方城。这时候的林亚芬正第二次表现出向 17 岁的回归。

方城苦涩地笑了笑不再做出解释，他的全部策略便是搪塞。“因为我们没见到毛主席，所以也可以说我们是亡命者。”他还在女儿的再三要求下，又一次重温了当时他与林亚芬初识的情形。女儿和妻子尽管对他的讲述已经耳熟能详，可还是不时地捧腹大笑，只有他自己边讲边在心里暗暗地诅咒那一次的北京之行。

当时 16 岁的方城从沈阳一上车就和同学们挤散了。他偎在车厢一头的水池子边上，瘦弱矮小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弃儿。他不像别人那么激动不已也不像别人那么烦恼焦灼，他只是节俭地吃着自己书包里的食物文静地读着自己书包里的书。火车走走停停，到达锦州用了差不多 20 个小时。在锦州车站方城跳下了火车，他找地方撒了一泡尿又喝了一肚子水。方城撒完尿喝完水重新回到车上时，他发现他以前的位置被一个陌生的女学生给占了。他没说什么，他毫无怨言地钻进了水池子底下。后来他对占了他位置的锦州女学生林亚芬说，当时我真想把你赶走，或者让你钻到水池子底下去。可是我一想到你都能上来火车，那你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女生。方城的话没有说错，林亚芬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女生。如火如荼的锦州车站与沈阳车站一样，聚集了数以万计的串连学生，但由于车上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火车车门根本不开。许多锦州学生企图从车窗爬进车内，但车厢内的沈阳学生迅速意识到他们已经小得可怜的生存空间已不能再受威胁了，于是他们进行了

顽强的抵抗。锦州学生一爬上来，他们就将其全力推下去，火车停了三个小时，两个城市的学生就这样上上下下地搏斗了近 200 分钟。当时的情形，很像战争电影里的攻城画面：攻方利用云梯攀上墙头，守方把云梯和人一并推倒在城下。这样，能够从车窗爬进车内的锦州学生几乎寥寥无几，而能够从车窗爬进车内的锦州女学生大概只有高大健壮的林亚芬一人。

林亚芬始终看着窗外，虽然夜色很深，但她估计北京快到了。就在这时，她听到了脚下的声音：

“请你，请你挪开一点。”

林亚芬低头看看，她发现缩在水池子底下的那个小男生正在艰难地扭动着身体。他的脸已经挣出了灯光通过水池子和人的身体所造成的阴影，赤红赤红的就像是一个高烧病人。

“怎么，你不舒服吗？”

“我，我得上厕所。”

“上厕所？现在？”林亚芬扭脸看看身旁的厕所，厕所的门里门外依傍着好几个站着睡觉的男女学生。“你再忍一会吧，可能快到了。”林亚芬说着身体抖了一下，她感觉自己的小腹也充满了尿水。

“我要憋死了，我不能再等了。”小男生说：“不能上厕所，我就跳车。”

事后回想起来，林亚芬总为自己的急中生智感到自豪。“如果我没想到我的那个大茶缸子，你不是跳车摔死就得让尿憋死。”方城不说什么。方城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命运使他从一开始就被盛入了林亚芬的大茶缸子，如同孙悟空被攥在了如来佛的手掌心里而无力跳出。

林亚芬从书包里拿出来一只大大的搪瓷缸子，递给了方城。她动员方城就坐在水池子的阴影里，把尿撒进搪瓷缸中，然后打开车窗倒掉。林亚芬的口吻不容违拗，她还顺手抽出了被方城捧在

胸前的《狂人日记》，用自己尽可能展开的身体和翻开来的《狂人日记》为方城筑起了一道破绽百出的掩体。方城看看摆动在他眼前的林亚芬的屁股和《狂人日记》，泪水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比尿水先期流进了搪瓷缸子。

“如果这一缸子装不下呢？”方城问。

“那尿到中间你就停下来憋着点，”林亚芬在水池子上边坚定地说，“我倒掉了你再接着尿。”

刚刚过完 17 岁生日的方小卉，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一般来讲，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方小卉从来都不怕受委屈。在她的记忆里，她从小就是在父亲的怨艾和同学的奚落中长大的。父亲的怨艾使她敏感而早熟，同学的奚落则使她孤傲而坚定。事实上，方小卉不仅是一个身高体大的漂亮姑娘，而且还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生。多年里，她所感觉到的怨艾好像是爸爸对妈妈仇视的变相表现，而她所遭受到的奚落则主要来自于她左手的残疾。但近一两年，特别是升了高中以后，变成大姑娘大小伙子的同学们已经不再拿她的残疾伤她的心了。有几个与她来往密切的女同学甚至还在暗暗地崇拜着她，因为她模仿琼瑶笔法写作的一篇小说曾让她们泪流不止，而她与一个名叫柳云的青年诗人的几封通信更是让她们羡慕不已。

可是这一天方小卉受了委屈的正是她残疾的左手。

孙逊是方小卉班上的组织委员，他重点培养方小卉入团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方小卉知道，在她入团的问题上孙逊为她说尽了好话，因为每回讨论她都有人说她清高骄傲不团结同学。这一天孙逊终于为方小卉争来了入团登记表。下午教职工开大会，同学们上完一节自习就放学回家了。教室里，只剩下孙逊帮着方小卉写入团登记表。高个子的方小卉坐在教室后排默默地书写，在她背后，是孙逊在给墙报上的“趣味园地”一栏换新稿。这时的方

小卉没有注意，孙逊的工作做完以后，人并没有离开她的椅子与墙壁之间的那块空地。

方小卉把登记表填完以后，得意地哼起了一支流行歌曲，结果在她柔细的声音之外，她清晰地听到了身后粗重的喘息声。她记起了教室里还有孙逊在陪她。她的脸刷地红了起来。她回过头去请孙逊看她填的表行不行。

“行，行，”孙逊拘谨地坐在方小卉旁边的另一张椅子上，脸上的红晕甚至比方小卉还要浓烈。“小卉，我……”

方小卉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她的脸色由红到白。“咱们回去吧。”说着她动作很大地拉开了抽屉板。“我的表就算交你了。”方小卉的左手蜷在肋下，好像是为了保护小腹；她的右手则熟练地收拾着书包，书本、练习纸和钢笔，转眼之间就被她整理得井井有条。

“小卉，听我说句话好吗？”

“什么？”方小卉侧脸望着孙逊，她看到了孙逊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她有些惊慌，“别说了。有什么话明天上学再说。”她试图站起来，可是孙逊拉住了她的左臂。

“我喜欢你小卉。”孙逊说，“你做我的女朋友吧。”孙逊的吐字异常快捷，“我是想说我爱你。”孙逊把方小卉的左臂已经捏疼了。

方小卉用力地抽出了自己的左臂并且站了起来。“你在胡说什么孙逊，我从来也没有谈恋爱的打算。”方小卉的眼睛瞪得又黑又圆。过了一会儿，她缓和了口气说，“我们走吧孙逊，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

“不，发生了，”孙逊仍然固执地站着，“你得说出理由。”

“我不想谈恋爱就是理由。”

“你想，你还写过恋爱小说，我知道。”

“我还写过关于死亡的诗歌，可我没想死。”

“你是瞧不起我吗？”

“我没瞧不起你，我把你看成很好的同学。”

“你是怕我瞧不起你吗？”

“我不在乎别人是否瞧得起我。”

“你——小卉，其实你也喜欢我，你就是怕你的残疾配不上我，可我觉得你的残疾并不是什么大事……”

“你不要说了！”方小卉忽然大声喊了起来。她的泪水沿腮边流下，她挣脱了孙逊的阻拦向教室外跑去。在她跑动的时候，残疾的左手也一下下地摆动起来，每一次都能摆进她泪水模糊的视线之内。

方小卉走在回家的路上，渐渐地变得平静起来。她认为孙逊对她的伤害是有史以来最剧烈的一次，但她对孙逊恨不起来。这时候，她觉得有一种隐秘的情绪正在她的心房里升腾。她抬起了残疾的左手。左手不合比例地隐蔽在一只白色尼龙手套里，轻轻地压上了她的胸前。她的胸脯已经经过了几个春天的发育，在这一个春天里，显得格外鼓胀。

方小卉开门进屋，孙逊的影子还一直停留在她的脑海之中。所以她忽略了妈妈在就寝的走廊里，她也忽略了防盗门上的暗锁只锁了一半。她走进客厅，方小卉看到妈妈侧身倒在卧室的双人床上，看着妈妈，妈妈的睡姿非常别扭。她想给妈妈盖上点什么，但她又不想把今天填了人团登记表的事告诉妈妈。于是她凑上前去轻轻叫了一声“妈妈”。

“妈妈，”方小卉轻声叫。“妈妈！”方小卉大声叫“妈——妈——”方小卉哭了出来，她看到妈妈已经死在床上了。

如果方小卉没说妈妈死了，林亚芳是不会开门的，她不能让外甥女看到这间屋子里的情形。可是方小卉说妈妈死了，方小卉的妈妈是这间屋子里两个人共同的亲人，他们没有道理不打开房门。

对于方小卉的声音，这间屋子里的两个人都不陌生。几乎当熟悉的脚步声刚一贴近门口，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坐了起来。他们竖直的耳朵像猎犬那样敏感。

“是小卉，”方城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眼镜，戴上以后，看着门口。“她说什么？说亚芬死了？”

“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林亚芳被头散发地跳到地毯上，浑身颤抖着穿上了短裤。林亚芳的三角短裤是那种前边绣了一朵小花的丝质弹力裤，不穿的时候只是小小的一团。由于她此时过于匆忙，短裤爬上了她的大腿，没有得到很好的展开，便如同一条拧粗了的绳子般扭曲虬结。林亚芳就是这样在丰腴的臀上缠着一条拧粗的绳子，肩膀上披了一件方城的紫红色衬衣，惊慌失措地站在门口的。

“开不开门？答不答话？”

方城在方小卉的哭喊声中和林亚芳的询问声中感到了绝望。他早就预感到了，林亚芬总有一天会重新上演1975年的悲剧。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依然措手不及。他急中生智地将拖曳到地上的鸭绒被子拉到身上蒙住了脑袋，紧紧地把他的指示留在了被子外边：“你随她走，我一会儿出去。”

方城是在被子里边听完女儿的哭喊声，听见她穿好衣服的林亚芳和哭哭啼啼的方小卉一块儿把被子抢了出去，精赤条条地坐在床上听得心惊肉跳。看着那些散扔在四处的衬衫、皮鞋、风衣和西裤，他看了看自己白净净的胸脯肚子大腿和屁股，他感到非常可耻。他断定女儿已经从散扔着的衣服上知道了在小姨被子里藏头不露的男人是谁。他猛然跃起跳到地毯上，站在穿衣镜前啪啪击打自己的身体。他先打自己的脸腮然后打胸脯肚子大腿和屁股，最后他打突出在身体前边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在十几分钟前还水水汤汤松松垮垮，可是现在它顽强不屈无所畏惧，如同一枚充满活力的玩具不倒翁永远直立。

这他妈简直是欺负人捉弄人！方城想，他看到镜子里的男人一副孤独无助的样子。方城垂头丧气地放弃了自我惩罚，看自己白皙的皮肉在用力的击打中次第泛红，他就像刚刚结束了一次冬泳那样喘息不止。他记得，1975年初春，当他把林亚芬从北陵大河里打捞上来时，林亚芬的身体就曾呈现出这样一种丑陋的赤红色。

方城回到家里的时候，医院的大夫和林亚芬工厂的领导已经到了。林亚芬仍然躺在北屋的双人床上，她的身上盖着一条崭新的白布单。窗口吹进的风使她身上的白布单微微抖动，就好像下面的人还在呼吸。显而易见的，林亚芬死于过量服用安眠药，而且经过鉴定，可以证明她是有意自杀。在林亚芬的小皮兜里，方城找到了林亚芬不知为什么没有写完的一封信。那寥寥数言写在一张农机厂的空白领料单的背面，笔迹粗重，字体刚劲，还保留着多年前那个中学生的书写特色：

“方城，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首先我要说我爱你。

“方城，我们结婚近二十年了，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卉，我以为你真的已经原谅了我的过去呢。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不过这没关系，我知道我不配你，在各个方面我都不配作你的妻子，而我又影响着你的幸福，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林亚芬的信只是刚刚开头，或者是被什么人或事给打断了，或者是林亚芬又不想写了。方城把这短短的几行字读了好几遍，他猜测着以林亚芬的思维方式在后边她还会写些什么。可是就在方城全神贯注地琢磨短信的时候，林亚芬的领导凑了过来，他小小的脑袋长长地探伸出来，好像已经脱离了他瘦瘦的身体。方城折起了信纸对那个领导说，“这是她写给我的。”

那个领导一下子愣住了，他没想到一脸阴郁的方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他努力压住了火气，用很哀伤的口吻说：“万一信上

有什么线索呢？”

“什么线索？”方城猛地站了起来，愤怒地看着那个细瘦的领导。“你这样讲话是什么意思？”林亚芳和方小卉站在方城的两侧，一左一右拉住了方城的胳膊。在他们三个人的身后，是林亚芬安静的尸体。

“我什么意思？”那个领导的反应很快，他不许方城对他如此没有礼貌。“我知道，这一阵子你们夫妻感情不好，我们厂里有许多人都知道。你是大学副教授，你瞧不起工人……”那个领导肯定是一个阴险恶毒之人，他脸色平静，声音和缓，可字字句句都如刀如剑。

“你给我出去，”方城扬手一指大声喝道，“你怎么能在我死去的妻子面前这样讲话！”方城一步一步向前逼去，他的面孔白里透青。“我不需要你在这里说三道四。你给我滚，给我滚！”

方城在1994年的春天衰老了十岁，他主动要求退出了一个电磁学方面的省重点科研小组。“我能保证教学就不错了，”他对领导说，“我的精力不允许我现在参与科研，别误了事。”这样，他在完成每周的四个课时教学任务以后，大量的时间用来沉思默想。他由自己的衰老想到了死去的妻子，他记得林亚芬的衰老开始于1975年的早春时节。他还记得，对于林亚芬的衰老，以前林亚芳和方小卉都以不同的方式询问过他。他知道她们都懂得不能拿这样的话题去刺激林亚芬。可是那时对她们的询问方城没作正面回答。现在他很想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没有人问他了。

林亚芳是躺在他的怀里提出问题的。当时林亚芳读大四，正在沈阳参加毕业实习。“你说，芬姐她现在怎么会这样憔悴？”林亚芳抚摸着方城结实的胸脯，并用指甲在上面掐出小小的红印。“她年轻的时候，真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呀。是不是嫁给你以后，让你欺负的？”

“你芬姐她从一嫁给我，就没有过活力。”方城也揉搓着林亚

芳的乳房，他想到了林亚芬的乳房如一片附着于胸前的赘皮。

“为什么呢？”

“一言难尽。”

方小卉也是躺在他怀里提出问题的。当时方小卉是一个早熟的小学二年级学生，她和爸爸耍娇，求他到学校去开家长会。“爸爸爸爸行行好，你就到我们学校去一趟吧。”方小卉用白嫩的右手推揉着方城，她知道此时的爸爸情绪很好。“你去一趟吧去一趟吧，别总光让妈妈去了……”

“为什么？妈妈比爸爸更了解你，便于和你们老师沟通情况呀。”方城也愿意女儿能够多多和他亲昵，可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唔……妈妈太老了。别人的妈妈都很年轻，像你这么年轻，可是妈妈跟他们站在一起，就像一个老太太。”

“这——妈妈只是长得老一点，妈妈的年龄并不大。”

“那妈妈没长得年轻过吗？”

“年轻过。妈妈年轻时个子很高，体格很壮，脸蛋很漂亮。”

“那她为什么这么快就老了呢？”

“这——一言难尽呀……”

林亚芬的苍老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方城认为，林亚芬最可怕的地方是心灵的苍老。这样的结论，当年方城与林亚芬刚一结婚，就得了出来。25岁时的林亚芬与17岁时的林亚芬判若两人。于是当方小卉在林亚芬的子宫里长到四个月时，方城就提出了离婚。其实那时候方城对林亚芬昔日生活的了解只是微微寥寥。

“把孩子打掉吧，我们这样不行。”方城说。

“我们怎么不行？谁家两口子能不吵架呢？”林亚芬好像是真的不能理解方城的结论。“你再不要我了，我只能死。”林亚芬的眼泪流了出来，“你说过，你不怪我的，你能原谅我。”

“这跟以前的事情没有关系，我只是说作为夫妻我们不行。”

“你这不是心里话，你是怪我，你不如当初别救我……”

在林亚芬的乞求面前，方城觉得自己什么也说不清楚。他就想，也许以后会好的，慢慢来吧。可事实上以后的一切似乎变得越来越糟，方城终于彻底失望了。在20年后的这一天，当他忽然发现他自己也像当初的林亚芬一样迅速苍老起来，他感到不寒而栗。我跟林亚芬不一样，他惶恐不安地告诉自己，虽然我已经43岁了，可这在如今男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他声嘶力竭地向自己喊，而且我还有一个对我一往情深的情人！

“小卉，你看爸爸是不是老了？”他43岁的生日那天没话找话地问女儿。他以为他已经帮助女儿接待过孙逊了，女儿一定会对他改变态度的。

“不老，你完全能找到一个23岁的姑娘当老婆。”方小卉的刻薄如同一只蝎子钻进肉里，疼在里边，可看不见血流。

他对林亚芳说：“亚芳，我觉得我老了，我的生理和心理都老得一踏糊涂了。”他觉得他很对不起林亚芳，已经连续多次了，他和林亚芳都异常强烈地要求着对方，可是他的身体却不予合作，这使他备感羞愧。

“不，你不老。你在我的心中，永远都是最年轻的。”林亚芳努力地安慰着他，对他的无所作为尽量小心谨慎地予以回避。可是方城看得十分清楚，由于缺少了他的滋润，林亚芳的身体已经开始了干涸。

“我完蛋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方城有一天在梦中大喊起来，惊醒了另一个房间里熟睡的女儿。

中 篇

……难道爸爸从来就没有爱过妈妈吗？可是既然没有爱过，他干嘛还要和妈妈结合，还要成立家庭和养育我呢？在对待妈妈的问题上，爸爸是虚伪的，这我看得出来。在他的不露声色中，隐藏着对妈妈的轻蔑和厌烦。我敢说，爸爸在关心我们这个家庭的时候，更多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出于推卸不掉的责任和义务……

方城是在整理房间时发现方小卉那本红绒封面日记本的，他只翻了一页，就感到寒彻骨髓。他心神不宁地站立在室内的灰尘之中，任一些咸咸的泪水流过嘴角。难道我就是这个样子吗？他想，为了这个家庭，我几乎牺牲了作为男人的全部幸福，可我的女儿却是这样看我。方城颓然跌坐在身旁的椅子上，他想起了女儿在初中时就曾对他说过的话：你不要忽略了我其实是一个成熟而有思想的大姑娘了。是的，女儿成熟而有思想。方城进一步想，可她却误会了爸爸，她一定以为爸爸不爱她。方城想接下去把女儿的日记逐页读完，可他没敢。他不是怕被女儿发现了说他，他是怕看到更让他难过的文字。他想他应该跟女儿谈谈。他这时记起了在他像女儿这样大时，他已经开始了与林亚芬的通信，而且通信里谈的都是人生和爱情。女儿也已经懂了人生和爱情，而且她会比我那个时候懂得更多。方城最后收好了方小卉的日记，对房间的打扫成了一次虎头蛇尾的应付差事。

方小卉回来的时候，她看到爸爸正在专心地看一张陈旧的照片，她只溜了一眼，就断定那是爸爸妈妈中学时代在北京天安门

前的合影。这张照片方小卉看过多次，最初看到时她问方城或者林亚芬：“你们又不₂在一个城市读书，怎么会同时去北京呢？”于是方城满腹仇怨地告诉她，是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乱套了，才出现了种种后来的荒唐事情。而林亚芬给予女儿的回忆，则充满神秘感：“没有大串连，肯定不会有你。”

在北京串连的日子，方城和林亚芬一起度过了15天的时光，那15天里，林亚芬一直是方城的姐姐。有时的夜晚他们无处安身，他们就会像流浪者那样露宿街头。秋天的北京夜寒逼人，方城假在林亚芬的怀里，少女的身体使他萌生出了对女人最初的热爱。林亚芬的胳膊大腿和乳房散发出来的热量催人生梦，林亚芬是第一个走进方城梦中的女人并且让方城从此开始了男人的梦想。有一天早晨，方城在₁一阵激动后从梦中醒来，身体的变化使他感到惊慌。他发现林亚芬的一条大腿正被他紧紧地夹在双腿中间，而自己的一只手正按在一坨浑圆的乳房上。他看到，早已醒了的林亚芬在晨曦中看他的表情妩媚异常。

“以后你就当我的老婆吧，”方城把手和腿都缩了回来，红着脸说，“我觉得你让我感到了幸福，我没有感觉到过像现在这么幸福。”

“那得看你的个子能不能长得比我更高。”林亚芬说着伸出手臂，使方城重又靠近了她的胸膛。“你要是还乏，就再睡一会，我给你挡光。”

再睡一会也没有了刚才的美梦。七年以后，方城的个子几乎超过了林亚芬一头，而且他们也真的睡到了一起，可是方城发现，他的感觉竟不如七年前的梦遗那样荡气回肠。林亚芬在他们完事后依然泪如泉涌：“我为什么在七年前没有把我给你呀，我对不起你……”方城安慰她说：“我们现在在一起了，这就比什么都强。”可是就在方城说着这样的话时，他的目光他的身体已经不谋而合地开始了对林亚芬赤裸肌肤的回避与排斥。多年以后，他与林亚